

现代汉语系词句的分类与特征：从话语模型理论的角度出发

劉， 羈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准教授

<https://doi.org/10.15017/4377782>

出版情報：言語科学. 56, pp.1-16, 2021-03-23.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现代汉语系词句的分类与特征

-从话语模型理论的角度出发-

劉 羸

提要 本文首先批判性分析了 Declerck (1988) 和西山 (2003) 在英语和日语系词句方面的分类, 并在阐述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后, 提出了本文对汉语系词句的四种基本分类: “变量值指定句”、“信息更新句”、“对象识别句”和“同一对象句”。此后, 本文利用话语模型理论详细考察了每种分类的语义特征, 并解释了系词句中的 A 和 B 是否可逆的原因, 以及话语参加者知识状态的变化过程和原理。

关键词 话语模型理论 系词句 类别层次 实体层次

1. 引言

所谓汉语系词句, 就是结构为“A 是 B”, 且 A 和 B 都是名词的句子¹⁾。在汉语语法教学的初级阶段, “她是我姐姐”、“我是大学生”等系词句, 也是学习者最先接触的基本句型。这种句型的表面形式虽不复杂, 却有着十分特殊的性质。比如例句 (1) 中的 A 和 B 可逆, 例句 (2) 中的 A 和 B 不可逆。

(1) a. 美国总统是特朗普。 b. 特朗普是美国总统。

(2) a. 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家。 b. *物理学家是爱因斯坦²⁾。

Declerck(1988) 和西山 (2003) 等研究曾对英语和日语的系词句进行过系统性的分析。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 虽然关于系词“是”的先行研究有很多(王力(1937)、Sian Lin Yen (1986)、李長波 (1999)、Jung-hsing Chang (2006)、肖婭曼 (2006)、梁银峰 (2012)、石毓智 (2015)), 但针对现代汉语系词句的详细考察尚不多见, 且存在诸多问题(西 (2006)、Fangqiong Zhan & Chaofen Sun (2013))。

为了有效解决汉语系词句研究中的问题, 本文立足于话语层次 (discourse level), 采用话语模型理论 (discourse model theory, 東郷 2000), 在充分考虑话语参加者的知识状态及其变化过程的前提下进行具体考察。

2. 先行研究

关于系词“是”的先行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有王力(1937)、Sian Lin Yen(1986)、李長波 (1999)、Jung-hsing Chang (2006)、肖婭曼 (2006)、梁银峰 (2012)、石毓智 (2015) 等。王力 (1937:58) 指出, 相比“非”和“为”, “是”字的系词性起源最晚, 在六朝时期的作品中才能发现。Sian Lin Yen (1986: 228-232) 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 他主张系词“是”并非起源于指示代词“是”, 而是从肯定词的“是”发展而来的。

对此,李長波(1999: 48-49)指出 Sian Lin Yen (1986)的例句在文献的时间先后顺序方面存在明显的矛盾,同时举例说明系词“是”来源于肯定词“是”这种主张缺乏根据。Jung-hsing Chang (2006)的观点与李長波(1999)接近,该研究认为指示代词“是”和系词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存在”认知关联。由于古代文献中指示代词“是”和动词“是”出现在相同的句法环境中,因此才导致指示代词“是”发展成为系词(Jung-hsing Chang 2006: 152-153)。肖婭曼(2006: 382)主张“是”是通过摆脱指代性,发展判断性,进而演变为系词的。梁银峰(2012: 49)认为系词“是”来源于指示代词“是”,他指出这种演变有别于一般实义动词的语法化。“是”发展为系词的重要环节是,回指性指示代词“是”所联系的前后两个名词具有“同一性”或“类属关系”³⁾。石毓智(2015: 23)认为“是”的语法化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千年,大致可以分为:一、回指用法出现;二、诱发语法化的具体格式的建立;三、新旧判断句式之间的竞争;四、“是”字判断式的最后建立。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是”的来源及其语法化过程。对此,将系词句“A 是 B”这一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⁴⁾。

管窥所及,详细考察汉语系词句的代表性研究有西(2006)和 Fangqiong Zhan & Chaofen Sun (2013)。西(2006)通过援用西山(2003)对日语系词句的分类,主要考察了其中的倒装指定句,并通过与日语系词句的对比,揭示了汉语倒装指定句的特征。她在论文中也曾指出,汉语判断句“A 是 B”(本文称之为系词句)的分类方面的先行研究几乎不存在,研究名词短语 A 和 B 的性质和语义功能的论文也非常罕见。然而,西(2006)论文仅仅讨论了倒装指定句(详见表 2 中西山(2003)的分类),没有对西山(2003)中其他的分类进行深入探讨,这是该研究的第一点问题。第二点问题是,为了有效说明汉语各类系词句的分类理由和语义特征,需要立足于话语层次,并充分考虑话语参加者的知识状态等语用方面的要素。但是,该论文立足于句子层次,也没有充分考虑话语参加者。第三点问题是,该论文完全继承西山(2003)对日语系词句的分类来分析汉语系词句。对此,本文认为不加修正直接使用其他语言中的分类并不妥当,下文中也会指出西山(2003)与本文分类之间的不同点。此外, Fangqiong Zhan & Chaofen Sun (2013: 783)的研究建立在构式语法理论的基础上,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考察了汉语系词和分裂结构概念,并将系词定义为“通常与名词短语构成谓语结构的无形态屈折变化的动词”。不过,该论文的问题与西(2006)相似,主要停留在句子层次的分析,没有充分考虑话语参加者等要素。

在本节中,笔者回顾了关于系词“是”以及汉语系词句的先行研究,并指出了其中的遗留问题。在下面的第 3 节中,笔者将在分析 Declerck(1988)和西山(2003)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具体探讨汉语系词句的分类,并在第 4 节中对各个分类的语义特征进行具体考察。

3. 系词句的分类

在 3.1 节中,笔者首先批判性分析关于英语和日语系词句分类方面的先行研究。在 3.2 节中,对汉语系词句进行分类,并提示每种分类的语义特征。

3.1 Declerck (1988) 和西山 (2003) 的分类

Declerck (1988:5-110) 参考并发展了 Higgins (1976) 的研究成果, 主要将英语的系词句分为以下四种⁵⁾:

表 1 Declerck (1988:5-110) 对英语系词句的分类

a	specificational sentences (指定句) The bank robber is John Thomas (银行抢劫犯是约翰托马斯). (Declerck1988: 5)
b	predicational sentences (描述句) John is a teacher (约翰是一位老师). (Declerck1988: 55)
c	descriptively-identifying sentences (描写识别句) Who's that man? – That man is John's brother (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是约翰的兄弟). (Declerck1988: 95)
d	identity statements (同一句) Dr. Jekyll is Mr. Hyde (杰基尔博士是海德先生). (Declerck1988: 110)

除此之外, Declerck (1988: 113-117) 还提出了另外两种次要分类, 一种叫做“definitive sentences (定义句)”, 比如“a pyramid is what the Egyptians built to bury their pharaohs in (金字塔是埃及人为埋葬法老而建造的建筑)”; 另一种叫做“inferential sentences (推论句)”, 例如“democracy is chaos (民主就是混乱)”。不过, Declerck (1988: 113-117) 由于无法确定是否能将“定义句”和“推论句”看作独立的分类, 因此使用了“a fifth should perhaps be added (也许可以加上第五种分类)”、“we might refer to this type as the ‘inferential’ type (也许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叫做“推论”类型)”等含糊的语句。

西山 (2003:122) 对日语系词句进行了如下分类:

表 2 西山 (2003:122) 对日语系词句的分类⁶⁾

	「A は B だ」	「B が A だ」
a	措定文 (假定句) 「あいつは馬鹿だ (那家伙是傻瓜)」	无
b	倒置指定文 (倒置指定句) 「幹事は田中だ (干事是田中)」	指定文 (指定句) 「田中が幹事だ (田中是干事)」
c	倒置同定文 (倒置识别句) 「こいつは山田村長の次男だ (这家伙是山田村长的次子)」	同定文 (识别句) 「山田村長の次男がこいつだ (山田村长的次子是这家伙)」

	子)」	
d	倒置同一性文（倒置同一句） 「ジキル博士はハイド氏だ （杰基尔博士是海德先生）」	同一性文（同一句） 「ハイド氏がジキル博士だ（海 德先生是杰基尔博士）」
e	定義文（定义句） 「眼科医（と）は目のお医者 さんのことだ（眼科医生（就） 是眼睛的医生）」	无
f	无	提示文（提示句） 「特におすすめなのがこのワ インです（特别推荐的是这种红 酒）」

参考上表可以看出，西山（2003）对日语系词句的分类与 Declerck（1988）对英语系词句的分类很相似，因此可以推断他主要参考并继承了 Declerck（1988）的研究成果。比如，西山（2003）的「指定文」基本对应 Declerck（1988）的“predicational sentence”；「倒置指定文」和「指定文」可以归类到“specificational sentence”中；「倒置同定文」和「同定文」与 Declerck（1988）的“descriptively-identifying sentences”基本重合；「倒置同一性文」和「同一性文」对应“identity statements”；「定義文」与“definitional sentences”大致相同；只有「提示文」是西山（2003）的原创。

需要注意的是，日汉英系词句的句法结构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比如，日语的「指定文」「同定文」「同一性文」在倒置时使用係助词「は」，也就是「A は B だ」；非倒置时则使用格助词「が」、也就是「B が A だ」。对此，英语系词句中统一使用 be 动词。汉语也是如此，系词句中统一使用系词“是”。同时，英语的“definitional sentences”仅需要 be 动词，而与之对应的日语「定義文」中需要使用格助词「と」加上係助词「は」的复合形式，汉语中一般也需要加上副词“就”。在下面的 3.2 节中，笔者将对西山（2003）Declerck（1988）的研究进行批判性探讨，并提出本文对汉语系词句的分类。

3.2 本文对汉语系词句的分类

本文的分类主要继承 Declerck（1988）和西山（2003）的前四种基本分类。对于 Declerck（1988）的“definitional sentences”和“inferential sentences”，西山（2003）的「定義文」和「提示文」等系词句的分析探讨，将作为日后的研究课题，在本文中不做深究。另外，由于 Declerck（1988）和西山（2003）对系词句的命名比较简短，因此在区分这些复杂的系词句时容易产生混淆。为了更好地区分，本文采用比较详细的命名，分别是“变量值指定句”、“信息更新句”、“对象识别句”和“同一对象句”。另外，其中的“信息更新句”可以分为“不可逆型”和“可逆型”两种。

表 3 本文对汉语系词句的分类

a	<p>变量值指定句</p> <p>主要语义特征：A 为变量，S1⁷⁾ 不知变量 A 的值，S2 使用 B 指定变量 A 的值。A 和 B 的顺序可逆。</p> <p>S1：班长是谁？S2：班长是张华。</p>
b	<p>信息更新句</p> <p>主要语义特征：S1 持有关于对象 A 的一定的信息，但由于信息量不足，S2 使用 B 提供信息。</p> <p>(1) 不可逆型</p> <p>S1：陈丽是怎样的人？S2：陈丽是值得信赖的人。</p> <p>(2) 可逆型</p> <p>S1：张华是你什么人？S2：张华是我弟弟。</p>
c	<p>对象识别句</p> <p>主要语义特征：S1 没有关于对象 A 的信息，无法正确识别。为了让 S1 能够正确识别对象 A，S2 使用 B 提供信息。A 和 B 的顺序可逆。</p> <p>S1：那个人是谁？S2：那个人是我姐姐。</p>
d	<p>同一对象句</p> <p>主要语义特征：S1 虽然知道对象 A 和对象 B 的存在，但不知道他们是同一对象。S2 向 S1 说明两者为同一对象。A 和 B 的顺序可逆。</p> <p>S2：上次借给你的《天龙八部》看完了吗？S1：还没有，还不知道带头大哥是谁。S2：带头大哥是玄慈。S1：什么！太出乎意料了。</p>

3.3 本文的分类与 Declerck (1988)、西山 (2003) 分类的不同点

表 3 的“同一对象句”基本对应 Declerck (1988) 的“identity statements”以及西山 (2003) 的「同一性文 (「倒置同一性文」)」。

不过，表 3 的“变量值指定句”虽然与 Declerck (1988) 的“specificational sentence”以及西山 (2003) 的「指定文 (倒置指定文)」属于同种分类，不过，Declerck (1988: 23) 将“Who’s coming? (谁来了?)”分类到“specificational sentence”，西山 (2003: 134) 也将「太郎が賢い (太郎很聪明)」分类到「指定文」之中。对此，本文所涉及的是包含系词“是”的狭义系词句，因此这样的动词谓语句和形容词谓语句不包括在本文的“变量值指定句”中。

本文的“信息更新句”也与 Declerck (1988) 的“predicational sentence”以及西山 (2003) 的「措定文」有一定区别。Declerck (1988: 78) 把“Bill is dissatisfied (比尔不满意)”分类至“predicational sentence”中，西山 (2003: 128) 也把「洋

子は元気だ（洋子很有精神）」、「この犬は賢い（这条狗很聪明）」等列入「措定文」。这样的句子不包括在本文的“信息更新句”中。

再有，Declerck（1988：62）认为“predicational sentence”中的 A 和 B 不可逆，西山（2003）也主张「措定文」中的 A 和 B 不可逆，并根据是否可逆等条件，将「措定文」区别于「同定文（「倒置同定文」）」。对此，本文认为可逆性并非两者的主要区别，本文的“信息更新句”可以细分为“可逆型”和“不可逆型”两种下级类型。这两种下级类型的区别可以采用 Carlson（1977）关于事物存在层次的理论来说明⁸⁾。“A 是 B”是否可以转换成“B 是 A”，主要看其中的 B 存在于哪个层次，比如“陈丽是值得信赖的人”中的 B“值得信赖的人”是存在于“类别层次（kind level）”的非特定对象，此时的 A 和 B 不可逆。反之，如果 B 并非存在于“类别层次（kind level）”的非特定对象，那么 A 和 B 的顺序一般来说是可逆的。例如，“张华是我弟弟”的 B“我弟弟”是存在于“实体层次（object level）”的特定对象，因此 A 和 B 可逆。

除此之外，Declerck（1988）和西山（2003）与本文的重要不同点还包括以下两点：第一、Declerck（1988）和西山（2003）在进行分类时没有考虑话语参加者的知识状况，使用的例句往往是缺乏语境的单句。对此，本文充分考虑话语参加者的知识状况，使用的例句都以对话形式出现，同时提供详细的语境信息。第二、西山（2003：i）主张语义学和语用学应该完全分开考虑，两者是截然不同的理论装置。对此，本文的主张截然相反。本文的理论框架，也就是東郷（2000）的话语模型理论继承并发展了认知语言学中的心理空间理论（mental spaces, Fauconnier 1985），语义学和语用学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被认为是一个统一的连续体。将二者区分开来考虑的话，是无法很好地解释系词句等语言现象中存在的问题的。

4. 基于话语模型理论分析汉语系词句

4.1 话语模型理论

首先来解释何为话语。東郷（2000：1-2）对于话语的定义如下：所谓话语，就是由话者和听者之间的相互行为而产生的心理表象（mental representation）。这种心理表象会沿着时间顺序，局部地建立起来。话语模型是存在于话者和听者双方的，随着话语进行而构建的心理领域。

本文将東郷（2000：1-2）中的话者和听者称为第一话者（S1）和第二话者（S2）。第一话者的话语模型简称为 DM-S1，第二话者的话语模型简称为 DM-S2。通过语言而进行的交流，可以看作是 DM-S1 和 DM-S2 的调整过程。

東郷（2000：1-2）指出话语模型中包括三个领域，分别是：“共有知识领域（shared knowledge）”、“话语状况领域（context of use）”和“语言语境领域（linguistic context）”，S1 和 S2 可以在这三个领域中登录或搜索导入到话语中的指示对象（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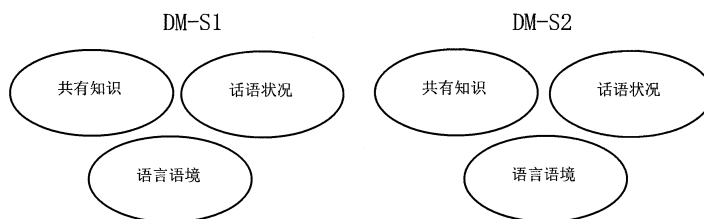


图1 DM-S1和DM-S2话语模型中的三种不同领域

首先，“共有知识领域”在话语开始时存在初始值，可以细分为“百科知识领域”和“经历记忆领域”（東郷 2000：2）。“百科知识领域”中储存着世界上的一般性知识，比如当前的美国总统是特朗普，日本的总理大臣是安倍晋三等；“经历记忆领域”中储存着关于个人经历方面的记忆，比如关于 S1 和 S2 经常去的一家饭店的记忆等等。“经历记忆领域”的初始值中包括双方的共通经历，同时也包括 S1 曾经经历过的，不为 S2 所共享的知识（東郷 2000：2）。不过，本文与東郷（2000）的不同点在于，東郷（2000：2）认为“百科知识领域”在话语开始时已经存在初始值，而且 DM-S1 和 DM-S2 各自的初始值一致。笔者认为即使双方皆为汉语母语使用者且从小生活在中国，但由于各地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差甚远，因此 DM-S1 和 DM-S2 各自的“百科知识领域”的初始值之间会出现一致和不一致的情况。其次，“话语状况领域”中也存在初始值，其中包括 S1 和 S2 的话语现场，以及关于在场指示对象的心理表象。话语开始时该领域中也存在初始值，并为双方共享。再次，在话语开始时，“语言语境领域”的初始值为零。随着话语的进行，出现在话题中的对象会登录在该领域中，关于该对象的属性信息也会不断更新（東郷 2000：2）。

在下文中，本文根据汉语系词句的特点，首先说明每种分类的具体语义特征，再利用话语模型理论解释 S1 和 S2 从话语开始时直至结束时的知识状态、变化过程和原理。

4.2 变量值指定句

这种类型的系词句的典型如下：

(3) (S1 询问 S2 这个班的班长是谁，当时班长不在场)

S1：班长是谁？ S2：班长是张华。

(4) (S1 询问 S2 最新款手机是哪个，当时最新款手机在两人面前)

S1：最新款手机是哪个？ S2：最新款手机是那个黑色的。

变量值指定句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第一、A 为变量，S1 不知变量 A（“班长”、“最新款手机”）的值，S2 使用 B（“张华”、“那个黑色的（手机）”）指定变量 A 的值。第二、变量 A 可以满足“A 是谁？”、“A 是哪个？”等疑问句（例句（3）和（4））。第三、变量 A 和变量值 B 的顺序可逆。比如“班长是张华”可以转换为“张华是班长”，“最新款手机是那个黑色的”转换为“那个黑色的是最新款手机”也很自然。按照事物存在层次理论来看，变量值 B（“张华”、“那个黑色的（手机）”）是存在于“实体层次”的特

定对象，这是 A 和 B 之所以可逆的原因。第四点需要用话语模型理论来解释。在话语开始之前，变量 A 已作为初始值存在于双方的“共有知识领域”之中，变量值 B 也至少应该存在于双方的“共有知识领域”或者“话语状况领域”中。S1 和 S2 知识状态的不同点在于，DM-S1 中的 A 和 B 之间不存在同一对象连线（identity connector，下文简称“ID 连线”），而 DM-S2 中的 A 和 B 之间存在 ID 连线。

具体分析例句（3）。在话语开始前，DM-S2 中的“共有知识领域”里存在变量 A“班长”和变量值 B“张华”，而且 A 和 B 之间存在 ID 连线。而 DM-S1 中的“共有知识领域”里虽然也存在变量 A“班长”和变量值 B“张华”，但 A 和 B 之间并不存在 ID 连线。也就是说，S1 并不知道“班长”是“张华”。由于篇幅有限，本文的话语模型仅列出初始图和最终图。另外，为了更好地区分，图中类别层次中的非特定对象在加框，实体层次的特定对象不加框（图 2）。

当 S2 向 S1 说明“班长是张华”时，将 A 和 B 及其间的 ID 连线从 DM-S2 的“共有知识领域”登录到“语言语境领域”，这些信息又从 DM-S2 的“语言语境领域”直接复制到 DM-S1 的“语言语境领域”中。此后，AB 之间的 ID 连线从 DM-S1 的“语言语境领域”复制到“共有知识领域”，DM-S1 和 DM-S2 话语结束时的最终知识状态如图 3（图中的箭头并非 ID 连线，本文用它来表示双方知识状态变化的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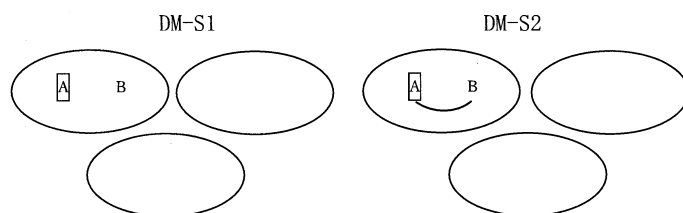


图2 话语开始时S1和S2的知识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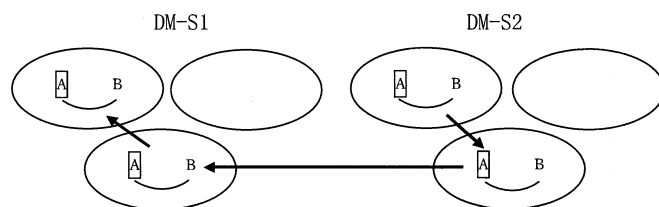


图3 话语结束时S1和S2的知识状况

下面再来考察例句（4）。

图 4 中的 A 表示变量“最新款手机”，B 表示变量值“那个黑色的（手机）”。DM-S1 和 DM-S2 中的 A 和 B 表示相同对象。

在话语开始前，DM-S2 的“共有知识领域”中存在变量 A“最新款手机”。同时，DM-S2 的“话语状况领域”中存在变量值 B“那个黑色的（手机）”，且 A 和 B 之间存在 ID 连线，其同一性得到保证。DM-S1 的知识状态则不同，A 和 B 所在的领域虽与 DM-S2 一致，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 ID 连线（图 4）。因此，S1 并不知道眼前的变量

值 B“那个黑色的（手机）”可以满足变量 A“最新款手机”。当 S2 向 S1 说明“最新款手机是那个黑色的”时，变量 A 和变量值 B 以及二者之间的 ID 连线从 DM-S2 的“共有知识领域”和“话语状况领域”复制到“语言语境领域”，又从 DM-S2 的“语言语境领域”复制到 DM-S1 的“语言语境领域”中。之后，DM-S1“语言语境领域”中 AB 之间的 ID 连线被复制到“共有知识领域”的 A 和“话语状况领域”的 B 之间，此时 A 和 B 的同一性得到确认，话语结束时 DM-S1 和 DM-S2 的知识状态如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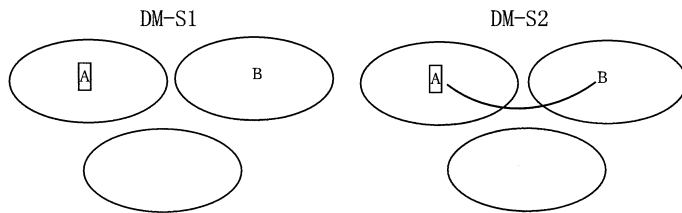


图4 话语开始时S1和S2的知识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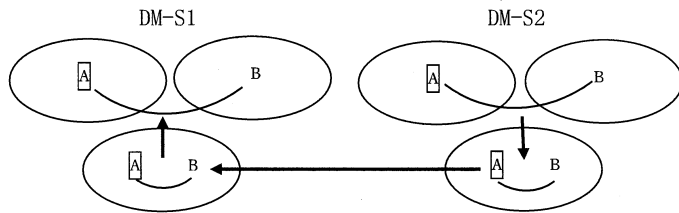


图5 话语结束时S1和S2的知识状况

4.3 信息更新句

“信息更新句”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5）为不可逆型，（6）为可逆型：

（5）（S1 询问 S2 陈丽是怎样的人，当时陈丽不在场）

S1：陈丽是怎样的人？ S2：陈丽是值得信赖的人。

（6）（S1 询问 S2 张华是 S2 什么人，当时张华不在场）

S1：张华是你什么人？ S2：张华是我弟弟。

“信息更新句”的第一点特征是，S1 虽然持有一定的关于对象 A（“陈丽”、“张华”）的信息，但由于信息量不足，S2 需要使用 B（“值得信赖的人”、“我弟弟”）来更新（增加）S1 的信息。第二、对象 A 可以满足“A 是什么人？”、“A 是怎样的人？”等疑问句。第三、如果 B 是存在于“类别层次”的非特定对象，比如（5）的“值得信赖的人”，那么 A 和 B 的顺序不可逆；如果 B 是存在于“实体层次”的某个特定的对象，比如（6）的“我弟弟”，那么 A 和 B 的顺序可逆。第四点特征是对象 A 必须作为初始值存在于 S1 和 S2 的“共有知识领域”之中。也就是说，对 S1 和 S2 来说是旧信息。这点是与 4.4 节中的“对象识别句”最大的不同点。下面用话语模型理论来具体说明第四点特征。

在（5）的话语开始时，A“陈丽”已作为初始值存在于双方的“共有知识领域”之中，而 B“值得信赖的人”只存在于 DM-S2 的“共有知识领域”中（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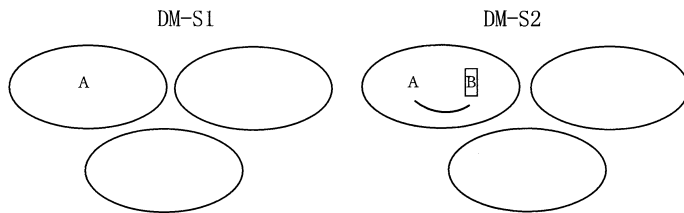


图6 话语开始时S1和S2的知识状况

S2 向 S1 说明“陈丽是值得信赖的人”。因此，DM-S2 的“共有知识领域”中的 A 和 B 以及两者之间的 ID 连线登录到“语言语境领域”。之后，又从 DM-S2 的“语言语境领域”复制到 DM-S1 的“语言语境领域”中，再从 DM-S1“语言语境领域”复制到“共有知识领域”，因此，话语结束时双方的知识状态如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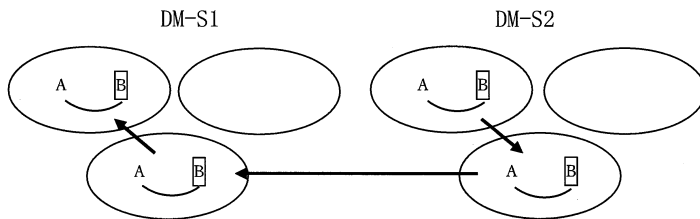


图7 话语结束时S1和S2的知识状态

可逆型例句（6）和不可逆型例句（5）的不同点在于：不可逆型中的 B 是存在于“类别层次”的非特定对象，而可逆型中的 B 是存在于“实体层次”的某个特定的对象。比如，例句（6）在话语开始时对象 A“张华”存在于 DM-S1 和 DM-S2 双方的“共有知识领域”中，对象 B“我弟弟”只存在于 DM-S2 的“共有知识领域”里（图 8）。由于 S1 向 S2 说明“张华是我弟弟”，因此通过几次复制，A 和 B 以及两者之间的 ID 连线登录到 DM-S1 的“共有知识领域”中，话语结束时的知识状态如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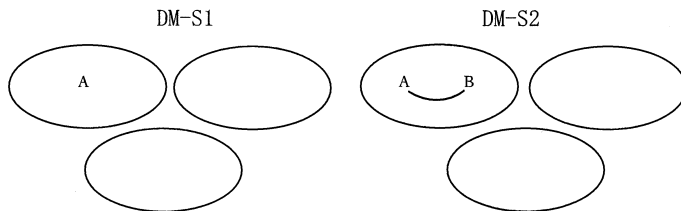


图8 话语开始时S1和S2的知识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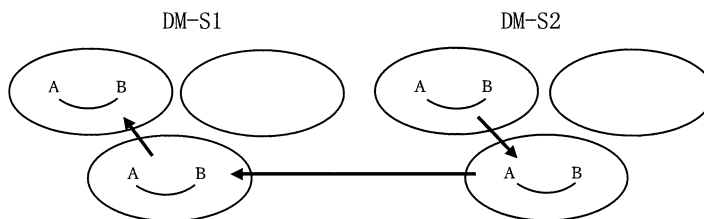


图9 话语结束时S1和S2的知识状态

4.4 对象识别句

“对象识别句”的典型例句如下：

(7) (S2 询问 S1 是否认识张华，当时张华不在场)

S2: 你认识张华吗? S1: 张华? 张华是谁? S2: 张华是我弟弟。

(8) (S1 指着在场的某人问 S2)

S1: 那个人是谁? S2: 那个人是我姐姐。

在上面两个例句中，S1 没有关于对象 A 的信息，因此无法正确识别。为了让 S1 能够正确识别 A，S2 需要提供相关属性信息。这是“对象识别句”的第一点特征。第二、对象 A 可以满足“A 是谁?”、“A 是什么?”等疑问句。这点看似与“变量值指定句”的特征相像，但实际不同。“变量值指定句”中的变量 A 是存在于“类别层次”的非特定对象，也就是上文中的 (3) “班长”以及 (4) “最新款手机”。而“对象识别句”中的对象 A 指的是存在于“实体层次”的某个特定的对象，比如 (7) 中的“张华”和 (8) 中的“那个人”。第三、“张华是我弟弟”、“那个人是我姐姐”可以反转为“我弟弟是张华”、“我姐姐是那个人”。上文中已经说明，可逆与否主要看 B 是否为“实体层次”中的某个特定的对象。第四点是“对象识别句”区别于“信息更新句”的重要不同点。具体来说，在“信息更新句”中，对象 A 必须作为初始值存在于 S1 和 S2 的“共有知识领域”之中；而在“对象识别句”中，比如例句 (7) 的对象 A 只存在于 S2 的“共有知识领域”之中，不存在于 S1 的“共有知识领域”中。

下面用话语模型理论来具体说明例句 (7)。在话语开始时，S1 和 S2 的知识状态如图 10，A“张华”和 B“我弟弟”只存在于 DM-S2 的“共有知识领域”中，并不存在于 DM-S1 的“共有知识领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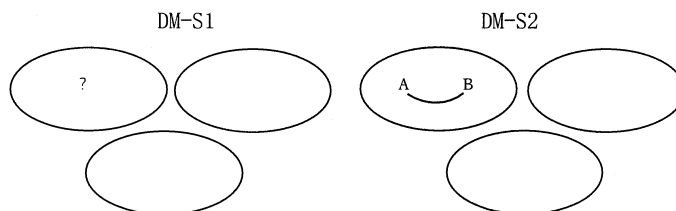


图10 话语开始时S1和S2的知识状况

当 S2 询问 S1 时，“张华”并不在场。由于在 S1 的“共有指示领域”里没有对应“张华”的指示对象，因此无法正确识别。此后，S2 补充了“张华是我弟弟”，通过几次复制，A 和 B 以及两者之间的 ID 连线复制到 DM-S1 的“共有知识领域”中，结束时的知识状态如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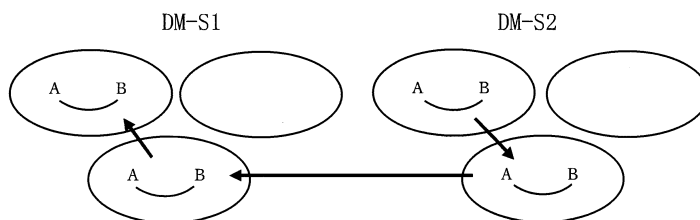


图11 话语结束时S1和S2的知识状态

再来分析例句(8)。在话语开始时，由于对象 A“那个人”在场，因此存在于 DM-S1 和 DM-S2 的“话语状态领域”中。同时，A“那个人”以及 B“我姐姐”也存在于 DM-S2 的“共有知识领域”中，之间存在 ID 连线（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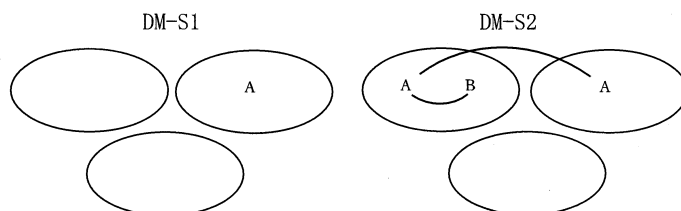


图12 话语开始时S1和S2的知识状况

当 S2 说明“那个人是我姐姐”时，使用的信息资源来自于“话语状态领域”和“共有知识领域”双方，A 和 B 以及其间的 ID 连线被复制到 DM-S1 的“共有知识领域”，话语结束时 S1 和 S2 的知识状态如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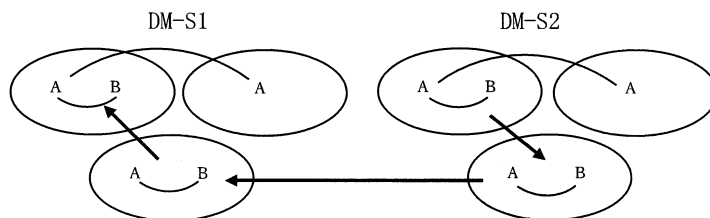


图13 话语结束时S1和S2的知识状态

4.5 同一对象句

最后，来看“同一对象句”的语义特征。其典型例句如下：

(9) (S1 和 S2 在探讨《天龙八部》中的剧情。在此书中，德高望重的少林寺方丈玄慈曾听信慕容博的谎报，作为带头大哥带领众多武林高手攻击了前去岳父母家赴宴的萧远山一家，导致“雁门关事件”发生)

S2: 上次借给你的《天龙八部》看完了吗？ S1: 还没有，还不知道带头大哥是谁。 S2: 带头大哥是玄慈。 S1: 什么！太出乎意料了。

第一点特征是 S1 虽然知道对象 A 和对象 B 的存在，但不知道他们是同一对象。S2 向 S1 说明两者为同一对象，促进其正确识别。第二、对象 A 可以满足“A 是谁？”等疑问句。第三、对象 A 和对象 B 的顺序可逆。这是由于对象 B 是存在于“实体层次”的特定对象，因此例句 (9) 中的“带头大哥是玄慈”可以转换成“玄慈是带头大哥”。第四点特征需要用话语模型理论说明。

话语开始时，对象 A“带头大哥”和对象 B“玄慈”必须作为初始值存在于 S1 和 S2 的“共有知识领域”之中，不过，DM-S1 中的 A 和 B 之间不存在 ID 连线，而 DM-S2 中 A 和 B 之间存在 ID 连线（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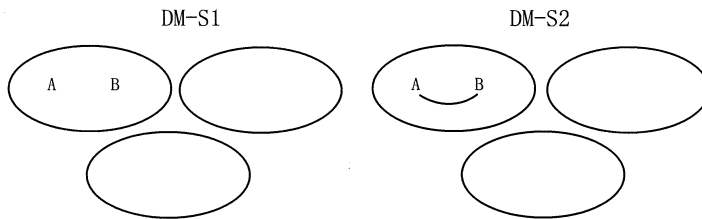


图14 话语开始时S1和S2的知识状况

通过 S2 所提供的信息，对象 A 和对象 B 之间的 ID 连线从 DM-S2 的“共有知识领域”逐步复制到 DM-S1 的“共有知识领域”，S1 识别 A 和 B 之间的同一性后，话语结束时的知识状况如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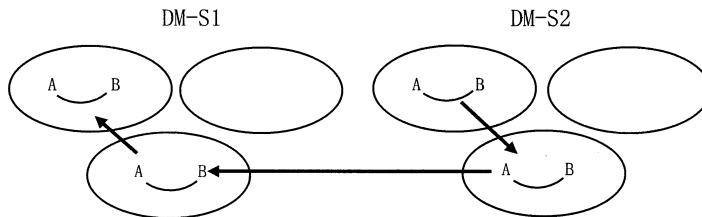


图15 话语结束时S1和S2的知识状况

不过，汉语的“同一对象句”与英日不同，有时需要加上副词“就”。这点其实与 Declerck (1988) 和西山 (2003) 中的定义句很像。定义句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让对方正确识别该对象而使用元语言知识，提供更多的信息。不过，由于先行研究中将

这种类型的系词句作为英语和日语中的典型分类，因此本文也将其作为汉语的典型分类。当然，这样的分类方法是否妥当，将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讨论。

5. 结语

本文首先批判性分析了 Declerck (1988) 和西山 (2003) 在英语和日语系词句方面的分类，并在阐述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后，提出了本文对汉语系词句的四种基本分类：“变量值指定句”、“信息更新句”、“对象识别句”和“同一对象句”。此后，本文利用话语模型理论详细考察了每种分类的语义特征，并解释了系词句中的 A 和 B 是否可逆的原因，以及话语参加者知识状态的变化过程和原理。

不过，本文主要采用质化研究方法分析了笔者的作例。今后，笔者会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在调查大规模语料库中实例的基础上，继续考察汉语系词句的分类和特征，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一般性。

注

- 1) 本文所涉及的汉语系词句主要是東郷(2005: 2)中的狭义系词句，也就是 A 和 B 都是名词的系词句。英语和日语的系词句中，包括 B 为形容词或形容词性高的名词的例子，比如“His idea is unique”、「彼のアイディアは独特だ」，这类系词句通常被称为广义系词句。由于汉语将这样的句子看作形容词句（“他的想法很独特”），且句中通常不出现“是”（“*他的想法是独特”），因此不在本文呢的探讨范围之内。另外，本文所探讨的系词句与汉语语法中的“判断句”并不相同，其范围比判断句小得多。
- 2) 本文中未写明出典的例句皆为笔者所作。另外，在例句中使用“*”表示非常不自然，使用“?”表示不太自然。
- 3) 梁银峰 (2012: 49) 将“同一性”解释为“两个名词或名词短语的所指相同”，将“类属关系”解释为“前一名词或名词短语的所指属于后一个名词或名词短语的所指的下位成员”。
- 4) 关于汉语判断句句式的语法化过程的研究，有李晓华 (2013)、张雷 (2019) 等，不过这些研究仅仅罗列了近现代汉语判断句的主要句式，并未对各个句式进行详细考察。王亚新 (2015) 对汉语名词判断句（包括“是”字句和“名词谓语句”两种）中名词短语的语义和语用功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此，本文没有将侧重点放在名词短语本身，而放在了系词句整体的分类和特征上。
- 5) Fangqiong Zhan & Chaofen Sun (2013:789) 将 Declerck (1988) 的 *specificational sentence* 和 *predicational sentence* 翻译为“指定句”和“描述句”，本文也采用相同的翻译名称。同时，由于 Declerck (1988) 的 “*descriptively identifying sentences*” 和 “*identity statements*” 尚不存在汉语翻译，本文将其翻译为“描写识别句”和“同一句”。不过，本文对汉语系词句的分类及名称与 Declerck (1988) 不同，详见表 3。
- 6) 日语例句皆出自西山 (2003:122)，括号里为笔者翻译。

- 7) 在本文中“S1”代表第一话者，“S2”代表第二话者。
- 8) Carlson (1977) 将世间万物的存在层次分为“kind (类别)”、“object (实体)”和“stage (阶段)”三种。具体来说，“猫”、“狗”等物种属于类别层次，属于不被时间和空间所约束的存在；“我家的波斯猫”、“他家的哈士奇”属于实体层次，虽然一般不会被时间所约束，但却会被空间约束，无法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中；“我家的波斯猫正在睡觉”、“他家的哈士奇正在洗澡”等属于阶段层次，同时被空间和时间所约束。

参考文献

- 李晓华 2013.《近代汉语判断句句式分析》，《开封教育学院学报》第 33 卷第 5 期：24-27 页。
- 梁银峰 2012.《汉语系词“是”的形成机制》，《语言研究》第 32 卷第 4 期：43-49 页。
- 石毓智 2015.《汉语语法演化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力 1937.《中国文法中的繫詞》，《清華學報》第 12 卷第 1 期：1-67 页。
- 王亚新 2015.《汉语判断句中名词短语的语义与语用功能》《東洋大学人間科学総合研究所紀要》第 17 号：13-25 页。
- 肖娅曼 2006.《汉语系词“是”的来源与成因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 张雷 2019.《浅析汉语判断句的发展历程》，《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第 36 卷第 1 期：32-35 页。
- 東郷雄二 2000.「談話モデルと日本語の指示詞コ・ソ・ア」『京都大学総合人間学部紀要』7:27-46 頁。
- 東郷雄二 2005.『名詞句の指示とコピュラ文の意味機能』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成果報告書，1-65 頁。
- 西香織 2006.『中国語における（倒置）指定コピュラ文の考察』253: 294-313 頁。
- 西山佑司 2003.『日本語名詞句の意味論と語用論』東京：ひつじ書房。
- 李長波 1999.「古代中国語の指示詞とその文法化について」、『Dynamis:ことばと文化』3: 45-72 頁。
- Carlson, G. N. 1977. *Reference to Kinds in English*. Ph.D.dissertati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Declerck, R. 1988. *Studies on Copular Sentences, Clefts and Pseudo-cleft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 Fangqiong Zhan and Chaofen Sun 2013. A Copula Analysis of shì in the Chinese Cleft Construc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4: 755-789.
- Fauconnier, G. 1985. *Mental Spaces*.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Higgins, F. R. 1976. *The Pseudo-Cleft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 Jung-hsing Chang 2006. The Chinese Copula Shi and Its Origin: A Cognitive-based Approach.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1): 131-156.

Sian Lin Yen 1986. The Origin of the Copula “Shi”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4)2: 227-241.